



列傳第四十四

金史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張暉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木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暉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  
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  
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  
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  
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為皇太孫復為左贊善轉左



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曄曰  
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  
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  
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  
親為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曄奏仰惟聖慈追念  
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為大臣  
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  
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曄上  
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  
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

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  
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  
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  
書孫即康鞠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曄及  
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論曄曰百官  
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  
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  
獄決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溫  
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曄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



也從彛近親至尊歷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暉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暉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烏頃之翰林修

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暉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暉不復請遂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



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單克寧寔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

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羣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旬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救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書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賀降階荅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須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再荅拜今尚書省宰



執上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荅揖左右司  
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荅之臣謂身坐舉手荅揖近於坐  
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  
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  
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荅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  
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  
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  
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荅拜自此始行簡  
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三員  
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

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  
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  
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瑋戒之曰卿過  
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  
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  
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  
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  
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  
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  
荅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



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荅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旣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堵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札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于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旣行理須降詔卿草  
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  
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  
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  
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  
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  
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  
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  
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

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  
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  
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  
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  
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  
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  
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  
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  
寸補况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  
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愨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縉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載于家

贊曰張暉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爲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

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庫署直長移刺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興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黃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



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  
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覲心而游其門者不  
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  
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  
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  
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  
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  
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  
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諭之曰朕選  
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添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  
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  
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  
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  
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未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  
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  
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  
受兵群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  
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  
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



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  
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  
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  
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  
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  
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  
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  
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  
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  
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  
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  
陵讐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所附會衛王  
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  
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  
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  
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  
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  
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劫  
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  
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  
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  
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  
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  
河北者以爲不幸途廵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  
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廻趨靈武率先諸

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  
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  
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  
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  
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  
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  
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  
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  
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  
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求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驎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訾訾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二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試用益言不肖者愧

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歛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克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為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倫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輾轆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為蜀國王高琪為封冊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



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旣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杲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攻馬連寨以窺湫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

安三年累官秦州刺史以紜軍三千屯通玄門外夫幾并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純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六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



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  
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陳奏  
方慎圖之斜烈滿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  
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  
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  
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  
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  
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閣三  
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  
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

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徃徃不  
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羨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  
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  
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  
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  
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  
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  
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  
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  
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



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間見主上實惡相公  
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  
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  
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  
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  
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  
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  
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  
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

控劉溫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  
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  
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  
琪本無勲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如賢  
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  
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  
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  
使招亂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  
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  
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



泄也四年十月

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關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  
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  
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  
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  
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  
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  
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  
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  
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

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  
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  
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  
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  
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  
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  
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  
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  
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  
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



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遣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

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權塲每塲所獲布帛數千匹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



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  
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  
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  
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  
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宸斷  
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  
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  
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  
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  
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

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  
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問陞  
下博采兼聽以盡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納詔集百  
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思之不用一言是時築  
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  
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  
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  
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爲宰相專固  
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  
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



已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

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刺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豕多厚撫此軍豕多輒殺亂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豕豕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移刺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閣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遙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亂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亂軍無功平章高琪比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無副統



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無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無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

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疋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乂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七

開元傳言在國錄國事前中書袁相修 國領 經進事都總教巨 脫脫 奉

勅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負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  
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  
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  
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  
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  
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  
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  
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  
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  
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

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  
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踈遠  
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  
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  
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  
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  
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  
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  
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  
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擾



者抑屈而無訴况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  
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  
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  
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  
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  
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  
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  
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  
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  
月上喻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

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  
法焉尋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  
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  
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  
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少法不能流  
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  
其議勅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北應詔言事者不  
當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  
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喻內外  
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糶者旣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糶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軍戶旣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勅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旣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  
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  
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  
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  
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  
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  
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  
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  
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  
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

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  
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  
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  
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  
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  
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  
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  
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  
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  
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竒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

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刺都闕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裨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



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  
歲闕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  
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  
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  
之田計數徵歛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  
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  
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  
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  
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歛皆準  
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

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  
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  
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  
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  
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  
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  
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  
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  
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  
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  
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非計  
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  
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  
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  
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  
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  
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  
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  
嘗已也旣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  
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  
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  
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  
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  
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  
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  
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  
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  
礪言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  
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



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歛桑皮故紙錢七  
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  
居三之二分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  
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  
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  
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  
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  
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  
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  
司不究遠圖而貪近効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

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  
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  
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  
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  
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  
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  
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  
法蓋無足恠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  
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旣弱則朝廷易制今  
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



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之

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保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募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權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



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權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

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



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  
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爲不可上曰  
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  
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  
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  
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  
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  
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躡遷榮祿大夫仍諭

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  
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  
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  
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  
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  
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  
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  
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  
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  
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賞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



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憇于殿下仍勅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



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

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擊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爲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過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



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  
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  
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  
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  
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  
人願世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  
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優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  
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  
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

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  
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  
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  
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  
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  
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  
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  
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  
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  
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



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  
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  
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旣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  
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  
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弊  
哉宣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  
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書  
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  
人納粟買官旣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

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  
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  
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  
之將不獨歸各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  
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  
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  
國家本欲得糧今旣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  
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  
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  
與胡沙虎爲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



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内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

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黷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爵者徃徃駭退夫鬻爵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二



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  
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  
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  
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  
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  
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  
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  
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  
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  
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

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  
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拊享大廟詔依  
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  
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  
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  
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  
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暉卒  
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  
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  
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



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魯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

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奉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勅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



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瑾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去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爲自去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

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第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勅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爲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



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  
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  
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  
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  
百錠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  
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  
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  
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糴銀粟于洮  
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  
兩可得良馬千疋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

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  
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  
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  
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  
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歛所部以應之至有  
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  
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  
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  
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  
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嗟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



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旣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勇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

納焉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卽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執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媚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



列傳  
五十一  
十三  
為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  
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挺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  
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  
遭政塗便以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  
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  
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  
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列傳第四十五



